

城东之门

易鹰

“南门到北门，七里又三分”，“城东浏阳门，出城往湘东”……

民谣中对长沙古城的描述，还有老长沙地名中的“东门捷径”，如果不是新近在故址重建的古浏阳门寻访未见，还只能停留在想象之中。

“浏阳门为长沙古城东门之一，始建于五代时期，因出城便为往浏阳县驿道故名”，长沙市政府2006年立的浏阳门故址石碑道明了此门的前世，也解释清了古长沙东门之所以叫浏阳门是因其为出城往浏阳方向去的门。

日出东方，东门从来就是个美好而又又有故事的地方。诗经为证：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这是古时城东之门青年男女劳动欢歌的场景：护城河里浸麻、洗麻、漂麻，大家边干边唱有说有笑，再苦再累的活因为有心爱的人在一起而干劲十足，这大概是今天“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古代版。

悠悠岁月，城市变迁。原浏阳门外护城河则在清朝末期修筑粤汉铁路时填塞，护城河上便桥名浏城桥，也在辛亥革命前一年的1910年改建为大石桥，上世纪二十年代民国政府修筑环城马路时拆除城门，1990年修建南北主干道芙蓉路时拆除浏城桥。岁月流转至今，长沙启动精美城区建设，芙蓉区以“延续城市文脉，回归城市本源”为宗旨，启动东城有机更新和历史步道建设，重建城门还原古韵。中国书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省书协主席鄢福初先生一同探访后感慨万千，挥毫题写“古浏阳门”匾额。

远处高楼林立的现代城市背景下，青砖石壁的城门和飞檐斗角的城楼更见别致，城门里的浏正街因浏阳门而得名，街道地形依然保留着坡度，两旁民宅店铺忙碌生息。城门内外这一区域历史底蕴深厚，有楚王墓和清督抚李星沅所建芋园均聚集于此。湘阴乡贤李星沅进士出身，早年入陶澍幕，作为封疆大吏雅好藏书，曾任兵部尚书、陕西巡抚、陕甘总督、江苏巡抚、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两江总督兼署河道总督。虽无湘军将领升任督抚者声名显赫，但为官清正勤勉，史载其有范仲淹先忧后乐之志和诸葛亮鞠躬尽瘁之忱。曾国藩闻讯其病逝前线，亲作挽联云：九州作督，一笑还山，寸草心头春日永；五岭出师，三冬别母，断藤峡外大星沉。

马革裹尸还的李星沅侠骨柔情，有诗集8卷，专门写给夫人的122首诗深情缱绻。夫人郭润玉是湘潭诗书之家名门闺秀，著有《簪花阁集》。其父郭汪璫饱学之士，重文才阔

文择婿而不重门第，看到李星沅的文章誉为世才，将女儿许配给李星沅。当时的李星沅除了文章家徒四壁，但夫妻恩爱吟诗唱和琴瑟和谐。郭润玉在李星沅中进士后任知府时去世，留下“我别良人去，大丈夫何患无妻，他年续弦房中，休向生妻谈死妇，子依严父哀哉，小儿儿终当有母，异日承欢膝下，须将继母当亲娘”的深情告白。原配郭夫人育有三子，中年丧妻的李星沅纳妾四人，后育有两子。五子中，长子李杭中进士，传为父子翰林佳话，三子李桓吉少年丧母勤学苦读随父入幕出征，后官至江西布政使署江西巡抚。

作为督抚，李星沅私宅芋园是长沙古城少有的几大私家花园之一，芋园碑刻和牌匾大部分是其好友兼亲家何绍基书，藏书丰富，多藏内府刻本书及武英殿聚版书，刻写、纸张、印刷、装订皆精美。三子李桓吉江西任上俸钱所入，全以购书，凡得10余万卷，藏于“海粟楼”中，编纂有《海粟楼书目》。李氏藏书在清末至民国初期一直保存基本完好，流散不多，但藏于长沙城东“芋香山馆”的古籍，连同芋园的亭台楼阁，却在抗日战争长沙文夕大火中毁于一旦，令人叹息愤慨。

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奉行耕读传家、经世致用的湘籍督抚李星沅芋园一直是弦歌教化之所。在次子李概经营之下的园林，成为了湖湘文人聚集之地。1918年，李星沅四世孙李青崖曾将芋园部分房舍借予新民学会开办留法预备班，毛泽东、徐特立曾听讲于此；诗人冰心读中学时，李青崖为其教过法文，她曾作文怀念。而今书声朗朗的浏正街小学校园乃芋园故址……湖湘文脉

一直传承未断，这大概是从长沙这座古城走出去的“一群湖南人”写就“半部近代史”的原因。

城，乃盛民之所。民，是城之根本。芙蓉区东城有机改造是一幅从城门延伸到街巷的现代清明上河图的画卷，也是彰显文化与文明深得老城区原居民拥护支持的民心之作。遵循“留改拆”原则，不搞大拆大建，把宜居惠民、文脉延续放在首位，以工匠精神、绣花功夫推进。在改造风格上，遵循“街巷格局、空间尺度、文化记忆不变”整体思路，在不破坏街巷体系、不破坏建筑风貌的基础上，以危房改造、立面及功能改造为主，完善基础设施，打通街巷交通微循环，增加公共空间，提质街巷绿化景观；在群众参与上，推进“美丽家园，共同缔造”共建共享共治理念。

盛世文运昌，古城新貌传。芙蓉区致力打造现代化新长沙建设标杆城区，坚持品质立区，干就干出彩，争就争第一。透过古浏阳门穹形门洞，直上云霄的IFS国金中心披着霞光熠熠生辉，老城区的文脉雅韵与新城区的商道繁华交相辉映。什么是地标？就是有独特地理特征不需要看地图而能知晓方位的建筑物。古浏阳门过去作为古长沙城东門自然是，而今天高耸入云作为湖南最高建筑在新长沙城随便哪个地方都能抬眼看见的IFS国金中心同样是。

出入融通古今的古浏阳门，所见是安居乐业的盛世祥和，所闻的是改善人居环境后老百姓的欣喜赞



长沙市政府2006年所立浏阳门故址石碑。 俊峰 摄

叹。历史与未来在此交汇，文化与商业共同繁荣。城隅实地考察，想起诗经另一篇：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古往今来，城門出入，淑姬静女，不可胜数。亦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城門下有迎來送往、悲欢离合和爱恨情仇。古城在变，亘古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人性与人情。



芙蓉区政府今年修复重建的古浏阳门。 俊峰 摄

老屋场

胡晓江

老屋场在稻垄的深处，在炊烟升起的地方。番茄汁一般的朝阳打翻在龟裂斑斑的东墙，那是一堵夯土老墙，披挂着生机勃勃的青藤。

老屋场是乡土地名的总称，少了许多的前缀和形容词。它可能是张家屋场、杨家老屋、邹家大屋、胡家湾、李家墩，或别的什么名字。直白，粗砺，让人想起笨重的石磨、皮实的方砖。

唤儿声在老屋场回荡，像岁月与风的一场遇见。

铝制脸盆着地的咣当声，玻璃瓶子摔坏的脆响声、躲猫猫时的追逐声

……让父母心烦，父母就吼，要疯，到外面疯去。

一帮孩童就“噉——”地一声旋出屋檐，到了地坪。地坪是村庄里不多几户人家的广场。地坪里有一棵樟树，有一棵柚子树，还有一棵鸡爪梨。一丛簕叶静静地待在鸡爪梨的树冠下。竹篱笆围着几块青翠的菜畦，与猪圈比邻。屋檐下的几条沟渠干涸了，被杂草覆盖。孩童开始捉虫子、挖蚯蚓，捡起地上的石子打树上的柚子。柚子还小，青青的，拳头大。地坪也多被杂草覆盖，蚱蜢就藏在杂草丛中。孩童蹑手蹑脚，用手中的棍子拨开杂草，不厌其烦地寻找着童年的“宝藏”：破胶鞋鞋底、经水浸泡又风干后的旧棉花、打碎的瓷碗片、花花绿绿的塑料碎片……

这样的寻找，有着考古的艰辛与惊喜，有着探险的悬念与惊悚。我最感兴趣的，是破碎的瓷碗片。泥土中，杂草间，一枚两枚瓷片散发着岁月的幽光，沉静，素雅，恍如隔世，使人浮想联翩。有青瓷的，更多的是白瓷。白瓷上偶尔有红色的花朵，手绘的，寥寥几笔，栩栩如生。世间的红花太多，红梅、牡丹、芍药、杜鹃，都是红花。瓷碗上的红花，五瓣花、数点蕊，抽象的，看不出是那个品类。偶尔有碗边描金的，一弯

弧线，一块碎片，像一个故事戛然而止。偶尔有题字的，釉下是黑色的毛笔字，几块碎片，互无关联、不着边际的几个字：兰、菊、五谷……像一段哑语，一个暗示。有字的破瓷片，不是来自破碎的碗，更可能是一只茶壶、一个酒罐或一方笔筒。有些碎片，还可能是一口泼釉火缸的残体，它在某次意外失手中支离破碎，通红的炭火和灼热的灰烬散落一地。而今尘埃落定，泼釉火缸成为一块碎片，遍布时间的皱纹。

每一块碎片，都惊天动地，都隐忍着孩提的喧闹、父母的责骂和生计的艰辛。它们渐渐埋于泥土、芳草，像隐匿沧海的沉船。

老人说，屋场好不好，扒开泥巴看一看有没有碎碗片就知道了。

老人还说，买别人的旧宅子，不看高院深墙、门前大树，就看一看堂屋的门槛是不是摩挲得不成样子了，是不是有纵横交错、深深浅浅的刀斧痕迹。

众皆疑惑，老人笑曰：“孩童多，人丁旺，打碎了不少瓷碗，也砍坏了不少木门槛嘛。”

想想，一帮孩童满庭喧闹，失手打碎瓷碗的时刻，笨拙地挥舞着菜刀将木料削成刀剑、投枪的时刻，原是多么暖心的事儿。

迴峰蜜柑赋

陈佑臻

永州之野，回龙圩内，迴峰蜜柑，殊种奇株。碧树婆娑兮，绿云绕郭；翠叶凝岚兮，金果缀枝。其品也繁多，其形也不拘。其色也，或青或红，油胞细腻，光滑润泽；其味也，微酸多甜，细嫩汁满，爽口怡心。有湘南特产之美誉，为国家地理之标志。

蜜柑之美兮，缘富硒而清芬。得山川之灵气兮，孕水土之厚德。循迴峰岭之青岚，因而得名；得高尚湖之滋养，倏忽葱郁。聚桃花岛之气氛，怀神仙洞之道遥，尔迥摇曳出尘，街花观实。

蜜柑之盛兮，实勤耕与巧种。农垦发轫，创青力锄，乡村振兴，代代赓续，回龙圩城，遍植嘉树。又择其优者，创中华龙橘，兴柑橘产业，真乃飘飘兮花香如海，汨汨兮果甜胜蜜。

蜜柑之势兮，如潜龙出渊薮。冀新时代，结文旅缘。追舜帝南巡之故事，九疑云涌；屈子于橘颂之骚情，潇湘风起。于是开民智，移风俗，聚村落，弘文明。树两山理念，拥霞光而沐朝露；联5G网络，谋电商而造网红。鲜香果味，远销海外；山野田畴，尽显风流。

岁序辛丑，时维金秋，柑桔节庆，佑臻为赋。

写下，即是重生

刘静

犹记自己读中师时写下第一行诗作时的欣喜。当时已是秋天，寝室同学均已熟睡，鼾声四起，皎洁的明月从窗外透射进来，犹如白昼，我想着身处的洞庭湖和甌壁山，想着月明星稀、大雁南飞的情景，心中诗意涌动，快意无限，辗转难眠。担心第二天醒来记不住此刻的意象，便摸索着找出纸和笔，趁着月色记下了几行文字，这就是我后来发表在《中师报》的处女作《雁》的由来。

从此，我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中师毕业保送上大学，还是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校报编辑，亦或是进入公务员队伍，写作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写作如费尔南多·佩索阿所言：写下即是永恒；而对我而言，写下即是自我的重生。

一个人开始写作之前，一定会先爱上阅读。我喜欢与“书山”对话，山谷总有清亮回音；有时因为曾经有过类似的境遇，找到了知音；有时是苦苦思索但却模模糊糊的问题，找到了清清楚楚的答案；又或者者是由此及彼，引发了对现实世界某件事情的思考。随着阅读和写作的深入，我慢慢发现，我对世界、对人生、对事业、对教育等等的看法都在不断修正，也不断促使我的思考系统不断升级。

这些年，我写下了《省域教育协调发展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校闹”事件频发拷问制度之弊》《破解乡村振兴的教育“三题”》

等理论文章。曾经有朋友对我说，“一支负责的笔，应该是一颗负责的心”，这一句话对我有如棒喝，在写下这些理论文章时，我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头。

这些年，我也写下了《新疆三记》《梦里最忆是资兴》《故乡的年味》《往事不苍凉》等一些散文游记。写《我的父亲》，我深切体悟到这一点。父亲因车祸意外离去时，我只有9岁。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我无数次想动笔写下对父亲的思念，可不知道为什么，纵使脑海里千头万绪，心中万马奔腾，却不知从何提笔。突然有一天，我的脑海中闪过“想见音容云万里，思听教诲月三更”两句话，眼泪再一次默默流下来。那一刻，我突然想明白了父亲之于我的意义。写完《我的父亲》，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那个曾经青涩却心怀梦想的我。

很多时候，潜心写作的我，感觉自己已进入“心流”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很容易到达忘我投入的境界，进而就会有酣畅淋漓之感。写作之于我，是保持内心宁静、抵制外界诱惑的方式。写作之乐，存乎一心，非经历过的人不能体会。人生并非坦途，前路也多未知，庆幸的是，我选择了“写下”这样一种方式，不断努力，持续思考。我想我还会一直写下去，就像英国作家奥威尔所说的一样——“一个人开始写作，他就再也不会停止。”因为它已经成为我的第二个生命。

稻花鱼肥稻谷香

刘本楚

一条激荡奔涌的滔滔沅江，呈九曲回肠之势，凿谷穿山而来，澎湃至此。正是锦江投入沅水怀抱的臂弯处，便孕生了一个辰阳，长成了一个辰溪。于是才有了楚国时的三闾大夫、伟大爱国诗人屈老先生的“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的诗篇。而不废万古的清流沅江滋养着两岸的青山大地和肥美的良田，更哺育出一座古老而生机勃勃的小小山城，便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题词的“中国稻花鱼之乡——辰溪”。

正值初秋骄阳火热之际，我赶上了中国辰溪第二届稻花鱼文化旅游节，直奔辰溪县田湾镇辰溪稻田公园而去。

在莽莽群山，峰峦迭起的山怀水抱之中，在省道S223线贯穿其中的田湾境内，酝酿了一片稻谷飘香

的平原沃土。穿过一道瓜藤缠绕的竹篱荫棚，大片绿黄相间的稻浪正在秋风里翻腾，似乎拍打着远山的苍翠。半绿半黄的禾叶如同溪流两岸蓬蓬勃盛的巴茅，锋芒直立，橙黄的稻穗恰似成熟的高粱，躬着头，沉甸甸。颗颗稻谷如同颗颗碎金，在秋阳里闪烁亮眼，摇曳有声。大片的稻田里全都梳理开出了条条细长的水沟。这时候，只见二指或三指并拢那么大小的个个鱼儿从禾莧边，从水草根，从脚窝的浅水里，露着黄黄的背，摆着红红的尾，鼓着亮亮的鳃，张着白白的嘴，击水哗哗而来，游入条条水沟，这就是我四十年前见到的故乡正宗稻花鱼。

小时候曾目睹父亲喂养稻花鱼的情景。最初，当禾苗转青发芽之际，就从走村串寨，跋山涉水挑担卖鱼苗的鱼盆里，按多少钱一担，一碗一碗地连水带鱼舀起来再倒入禾田里。这时的鱼苗最大的不过筷子尖，小的也就只有香秆子那

样的粗细。鱼儿在稻田里吃草、吃虫、吃稻花粉，至少要生活5个月。若遇到大雨涨水期间，必须要去田间巡视。因鱼儿要抢生水，必然满田蹦跳，有的要跳上田埂，有的要跳出田埂，跳到另一丘田里去。直到秋季，才能长成今天这样大小的鱼儿，才能在田间开沟放鱼，乡村人们俗称“放黄禾鱼”。这就是当地人们说的“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稻花鱼。

稻花鱼既可鲜吃，亦可腌制，还可制成火烤稻花鱼。鲜吃，肉质细嫩鲜甜，如拌上生姜、大蒜、鲜红辣椒炒煮，其汤汁尤为开胃明目，润肠通便；若调和糯米制成腌鱼，掩藏于土罐坛子里，可保存一

至三年，那酸咸而柔糯的滋味，真是美味可口，实属下酒的绝配；而火烤稻花鱼的那种脆香爽口的味道更使食客流连忘返，就连那些外国朋友食了也要高高举起大拇指，连连称OK！

OK！这就是湖南的味道，是湘西的味道，更是辰溪的味道。据当地文人介绍，辰溪稻花鱼养殖历史悠久。清代乾隆年间，辰溪稻花鱼就曾进贡朝廷。清道光《辰溪县志》记载：“禾花鱼、田中小鱼，以气化者……”千年的辰溪人们啊，聚天地之灵气，吸稻田之精华，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以稻养鱼、以鱼育稻”生态环保的鱼米之乡。如今“辰溪稻花鱼”已誉满中华。现场直播的央视记者对观众说：辰溪稻田养鱼核心面积已达3万余亩，总面积已达15万余亩，惠及贫困人们24700多人。致富一方的稻花鱼已日夜鲜活在辰溪人们的心中了。

我沿着饱满的稻谷，朝田间纵横交错开沟的水路远远望去，群群游客正在稻田里参加捉鱼比赛，偶尔有游客双手紧抓活鱼，兴奋地举过头顶，全忘了那泥水滴落满身，染得衣衫块块泛黄。那激情，那情趣如同欢乐而肥美的鱼儿，顺着水沟跳跃畅游而来。我顺便问到身边的一位正在卖鱼的农妇，她姓石，说今年养了5亩田的稻花鱼，可收鱼500多斤，近两天已卖出200多斤，收入4000余元。她感慨万千：“搭帮党的好政策，村里几乎人人都在喂养稻花鱼，乡亲们脱贫致富真的有了奔头……”说话间正好走来一位个头结实的中老年人，卖鱼的妇人告诉我，这就是我们村的石书记，是他带领我们家家户户喂养稻花鱼。田湾村支书石绍建介绍说：“稻田养鱼生态环保，比单种水稻每亩纯利润增加2000多元，非常适合农户规模养殖，是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好路子。”

我徜徉在稻浪起伏的田园风光里，陶醉于鱼肥稻香的丰收美景中，目睹着农民兄弟担担箩筐里活蹦乱跳的稻花鱼，我的思绪，我的激情和着农民兄弟脸上笑容，正如同稻田的泥水间，水沟里、箩筐中的稻花鱼，鲜活而跳跃。



湘韵